

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的一股光柱，从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生。

——冰 心

老舍先生永远活在他的作品当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活在人民中间。

——巴 金

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

——朱光潜

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舒 乙



定价：32.00元

舍

的
京韵传奇

于昊燕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的京韵传奇 / 于昊燕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68-4304-1

I . ①老… II . ①于… III . ①老舍 (1899 ~ 1966) — 传记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8629 号

老舍的京韵传奇

于昊燕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姚 兰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304-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书似乎总要有个序言，若美女打扮戴顶帽子。

某天，接到朋友电话，问我可有兴趣写一本关于老舍的书。

我说乐意之至。

我喜欢阅读老舍的作品。那是一座城，有形状有质感有重量，透过文字去抚摸中国北方苍凉的历史、沉重的古都与黄土塑成的人的灵魂。

我喜欢回味老舍的人生，他是从贫家走出来的草根，如同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他顽强如铁，骄傲成长。当岁月的浮尘如落叶随风飘去，老舍生命的脉络是春的憧憬，夏的明亮，秋的澄澈。

这本书，是我认识的老舍。

而我，是一个生于 70 年代热爱文字热爱生命温度的平凡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季 春

小杨家胡同的树叶 /002

腰牌上的记忆 /022

母亲的眸 /033

阳 光 /043

海棠树 /055

第二季 夏

伦敦街角的梦 /070

南洋，花朵盛开 /084

青青河边草 /098

金色的麦田 /120

祥子，跑吧 /136

第三季 秋

远 方 /154

烟火尘世 /177

灯 /193

正红旗下 /203

岁月悠悠，归于尘埃 /217

尾 没有冬天

人生四季 /242

第一季 春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

小杨家胡同的树叶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了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儿，天高云白，一行北归的大雁，发出清亮的鸣声。街门门楼是用瓦摆成了一些古钱的，在似水流年中那些古钱早已歪七扭八的，在钱眼里探出些不十分绿的草叶来。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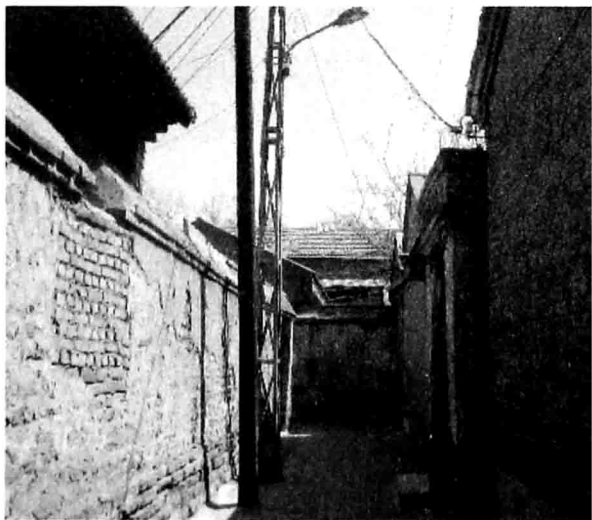
多年之前，老舍在《四世同堂》这本书中满怀深情地描述过一个叫小羊圈胡同的地方。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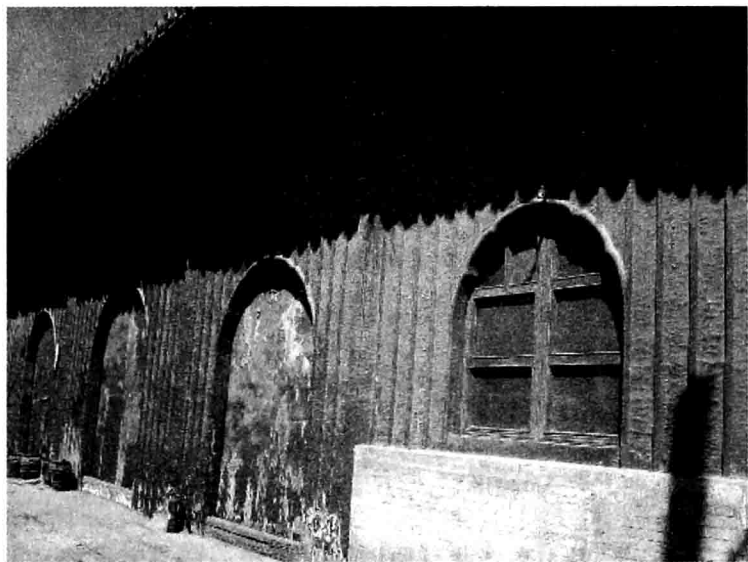
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家去考查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多年之后，很多人来到北京西城像哥伦布一样寻宝觅踪，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小杨家”的胡同，它的西口在新街口南大街上。就是这条胡同，我找了许久。胡同口已经拓宽了，但依然不起眼，胡同口的几家店铺正在装修，更是把胡同口给掩藏了起来。

第一次来到小杨家胡同的时候是腊月，我还是个穿着鹅黄羽绒服的学生，钟爱《四世同堂》，对老舍充满了热烈的敬仰，他轻妙睿智的话语能让我持续发出欢乐的笑和一点刻薄的快意。我像所有追星族一样激动地走在小杨家胡同里，心潮澎湃，东张西望。胡同很小，街道也不直，进了胡同向前走了二十几步就碰上一面墙，连着拐几个九十度的硬弯后，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马蜂腰般的小胡同，细而直地往北伸去，到了最北边有一个更大的空地儿，它的东南面便是有名的护国寺西廊高大硬实



小杨家胡同



护国寺的金刚殿

的红墙。护国寺只遗留下个金刚殿，挂了个文物保护的牌子。殿后边是家宾馆。

出了胡同的东口向北走，要不了多远是积水潭。我用脚步丈量着早已湮没在时间尘埃里的老舍幼时在胡同里玩耍、去积水潭去护国寺的足迹，赵子曰、张大哥、祥子、虎妞、小福子、祁老太爷、大赤包儿、瑞宣、程疯子、王利发……他们在我身边擦肩而过，熙熙攘攘。

我拿着一张民国十七年的地图寻踪觅迹，胡同里的居民略带热情与宽容地看着我，轻声说：小日本又来了。

经常有外国人到这里来寻找老舍童年的印记。以日本人居多，甚至有些日本人拿着尺子一厘米一厘米地量过去。

我停住，羞涩地笑着看他们。他们彼此对视着说：她听得懂中国话！

我说：我不是小日本。

他们说：韩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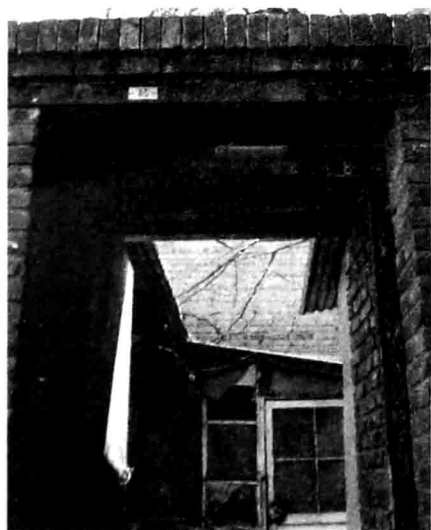
我只好说：中国人！山东大妞！

大家依然热情，不待我再开口，就经验丰富地指着胡同尽处说：8号，8号。真是善解人意啊！

8号院的门楼早已倒塌，换了红漆的防盗门。经过百年沧桑，原来的房屋早已不见，但还保留着当初的格局，细长的一条，南北房亲密相对，顺着过道，走到尽头，是一间农村样式的厕所，只是没有猪，外观也体面一些，看起来像个简易储藏室的模样。房子隔成几个平米大的多个小间，租给别人，里面都是双层床，只容一个瘦削干枯且前后平面的人转身。透过南屋的玻璃窗，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下铺看着本页角卷曲的杂志。有个眼影涂得蓝蓝的女孩出来，很客气地请我反映一下外来打工者住宿艰难的情况，并且热情地给我吃水果。

我带着朝圣的情感仰望着小院子里一长条灰蓝的天空，等待鸽哨悠长的回声。

来过这儿的人们会发现小杨家胡同和小羊圈胡同惊人相似。的确，这是同一个胡同，解放后，小羊圈胡同改名为小杨家胡同。14岁之前，老舍一直住在这个小胡同里；14岁之后，老舍依然牵挂着这个胡同里



小杨家胡同8号院门



小杨家胡同8号院内

的人和事，他的心居住在这个小胡同的印象里。

小杨家胡同里的几棵树已经落尽了叶子，显示出北方冬天的瑟缩，光光的树枝无声地指向灰白的天空，像是先知的指示，空气中飘浮着若有若无的煎饼果子里熟葱和芝麻混合的香气，心里的馋虫如小孩子的胖手指轻轻挠动。这些邻居们聊着天，谈论着年货备了多少、腊八蒜泡了没，几个小孩玩耍着唱歌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白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您新禧，您多礼，一手的面不撵你，到家给你父母道个喜！”

这歌谣不知道唱了多少年，一百多年前，戴着毛茸茸护耳裹着屁帘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唱的吧。

不由得想起了老舍的一篇散文。

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

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历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擦子，高级的用榛瓢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使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们，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

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作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有些东西如同坚硬岩石不曾动摇。老舍用文字把潜藏在个人心底的记忆呈现于众人眼前。老舍把童年生活的地方复活在他的小说里，这个早已破败的小院子与流转百年的歌谣在文字的魔力下恢复了俏丽隽永的活力，只是隔着多年的时光与千山万水稍有朦胧，像一幅略微褪色的画，永恒保存。

约翰·布莱德列说：

“过去是一家银行，我们将最宝贵的财产——记忆——珍藏其中。记忆赐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深度。

“真正珍惜过去的人，不会悲叹旧日美好时光的逝去，因为藏于记忆中的时光永不流逝。死亡本身无法止住一个记忆中的声音，或擦去一个记忆中的微笑。”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舍的文字总是打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的文字是对这份平民烟火尘世生活的爱的集结。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他无数次满怀柔情地回望这个小院和胡同里忙碌的人群，他的生命与平民的生活融合在了一起，从无割舍。

拉着时间的绳索，回到 1899 年 2 月 3 日傍晚，也就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酉时，暮色暗沉。1899 年的大街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少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打着摇摇晃晃的灯笼，灰黑的影子也跟随着摇摇晃晃，否则，就会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回家的路。可是这一天晚上，大街上灯火通明，有很多卖糖瓜与关东糖的，他们点着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

紫禁城里的皇帝和皇城根儿的百姓正忙着送灶王爷上天祈求平安。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一旦被告，大罪减寿三百天，小罪减寿一百天。在《太上感应篇》里，亦有“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的记述。司命即指灶君，“算”为一百天，“纪”指十二年。在这里，重罪判罚又增加到减寿十二年了。所以，老百姓在祭灶时要打点一下灶君，求其高抬贵手。在老百姓淳朴的心里，神仙像官员一样难缠，不定怎么就得罪了这天天在家的神仙。所以，给送点儿礼吧，祭灶时摆上枣和糖瓜等果品。糖瓜是用大麦发酵糖化而成的食品，糖瓜甜，让



灶君像

灶王吃了嘴甜，上天光说好话，糖瓜黏，可以黏住灶王爷的嘴不说坏话。焚香祭拜后，将旧灶君像揭下焚化，换上新像，以示送灶王爷上天找玉皇大帝汇报去了。

即将过去的一年既不祥和也不宁静，“戊戌变法”就发生在那一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因遭捕杀而逃亡，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这是新旧激烈交锋、传统的传承与现代的变革激烈对立的一年。不过，朝廷里的流血事件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影响到民间冗长繁琐的祭灶，从下午五六点钟起，开始响起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了鞭炮，花炮的灼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的，使人可以看见远处光秃秃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了天宫。

小杨家胡同8号院里住着一户舒姓人家，正红旗，当家的是正红旗的一名护军，主妇姓马。这当儿，身怀六甲的马氏正在忙祭灶的杂务，丈夫舒永寿还在皇城的什么角落里值班，她在家中操持家务、管理孩子、伺候寡居的大姑子。北平的空气清冷刺骨，连日劳累的疲惫使她腰酸背痛，大姑子时时的刁难让她左右为难，肚子里即将面世的胎儿微微伸臂踢腿的动作又令她兴奋不已。她已经41岁，生育过7个孩子，4个女孩和3个男孩，却只活下来3个女孩和1个男孩。为此她倍加珍惜活下来3个女儿和1个儿子，她真切盼望家里可以再多几个穿着大红袄、扎着朝天辫、活蹦乱跳的孩子。她微笑着继续操劳，一如既往。她来到里屋，拨了拨煤球炉子，炉子里燃烧的小小蓝色火苗给她冰凉的双手一些温暖。风吹着乌黑的窗棂和暗黄的窗纸，发出呼哒哒的拍打声，

是谁在敲击着窗户急于跑进来？屋里有些闷，漂浮着一股绵软而呛人的气息，她觉得喘不上气来，有些头晕，腹中突然激烈地疼痛起来，她眼前发黑，被无边无际的黑夜包围，她瘫软在炕上继而没有了意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一个瘦猫儿般的小男孩落了地。

婴儿微弱地哭啼着，瘦弱的母亲背过气去。舒家小女儿才十一二岁，惊慌失措地站在外间屋放声大哭。就在这个闹哄哄没头绪的时候，舒家已经出嫁的大女儿赶来了。她叫静守，是个美丽贤淑的女孩子，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身姿俏丽，嫁在佟家做媳妇。静守在婆家忙碌时突然觉得心情不安，她担忧着快要生产的母亲，所以跟婆婆请假回家来看母亲。一进门便看见母亲昏死在炕上，刚刚出生的满身血污的小弟弟冻得奄奄一息，不着丝缕。静守叫了一声“妈”，顺手儿便把婴儿揣了起来。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再一次做了母亲的女人晕过去半夜后，才睁眼看见她的小儿子，幸亏大女儿把婴儿揣在怀中，才没有让这个刚刚诞生的脆弱的小生命冻死。

姑母拿着烟袋锅来看看这个早产了半个月的瘦小子。他拳头大的脸，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几乎没头发，简直就是个不体面的黄皮萝卜。不过，姑母侧耳听听外面不绝于耳的鞭炮声，看看家里新贴的灶君图，她怎么都觉得新灶君图上的小童儿比之前多了一个，不由得心中浮起个五彩斑斓的想法。她充满期待地感叹了一句：“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腊月二十三，民间称为过小年，腊月二十三日以后，节日的气氛日渐浓厚，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居室，清除积垢，置办年货，制作节日食品，为庆祝春节做准备。父亲舒永寿给这个出生在腊月二十三的孩子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姑母也不甘示弱地用起名字表示自己的伟大存在，按农历说，戊戌年应当是狗年，腊月是在